

钩玄抉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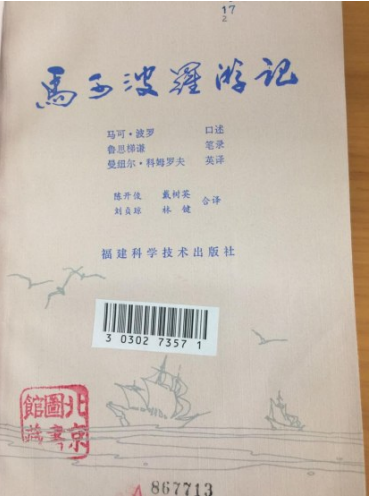
品读评赏

《马可·波罗行纪》中因翻译致误该纠正“Va-giu”指的不是“吴州”，而应是湖州

北 塔

一，《马可·波罗行纪》中的“Va-giu”不是作为“吴江州”简称的“吴州”

《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一般被翻译为《马可·波罗游记》。笔者以为，用“行”翻译原文“travels”更加准确，因为马可·波罗前往各地主要不是旅游——游山玩水，而是旅行——或做生意或出公差；可惜，除了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1935年的译本用“行纪”之外，诸多中文译本都用的是“游记”；可能是因为游记书更受大众读者青睐更有市场吧？书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和兴趣。19世纪威廉·马司顿(W. Marsden, 1754-1836年)的英文译本《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 the Venetian)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译本之一，剪裁简约而得当，措辞准确而丰赡，风格典雅而端严。约200年来，经过不同的人修订或编辑，由多家出版商出版过不同的版本。由于作者和译者都早就过了版权期，这些修订者、编辑者和出版商都特别注重强调自己的版权，弄得好像此书是由他们写的或他们译的；其实他们做的最多的是改变全书的编次，如此而已。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推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马可·波罗的“游记”译本

大名鼎鼎的英国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所收的是Thomas Wright修订的马可顿译本。其第63章的标题是：“Of the Cities of Sin-gui and Va-giu”。马可·波罗对“Va-giu”的介绍极为简短，主要内容是：“Leaving Sin-gui, we shall now speak of another city, distant from it only a day's journey, named Va-giu, where, likewise, there is a vast abundance of raw silk, and where there are many merchants as well as artificers. Silks of the finest quality are woven here, and are afterwards carried to every part of the province.”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推出解放后第一个《马可·波罗游记》译本，由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和林键等合译。

全书前后后没有英文版的译者署名！倒是赫然署了编者的名字Manuel Komroff。从此书扉页上所提供的更多英文版出版的信息(比如出版方的名字是美国纽约的Boni & Liveright)来看，尤其是从中文与威廉·马司顿(W. Marsden)的英文对比来看，笔者断定这个中文译本是威廉·马司顿的英文译本的转译。后来我查到，果然Boni & Liveright出版公司在1920年代中后期曾经多次印制威廉·马司顿(W. Marsden)的英文译本，正是由美国人科姆诺夫Manuel Komroff编辑并撰写引言的。只不过Liveright版和人人丛书版在编次上有点小差别(这大概就是编者所做的“手脚”或“功劳”吧)，比如人人丛书版的第63章被改为第75章，但标题和正文是一样的。

陈开俊他们译文的标题是“关于苏州和吴州城”。上面所引这段话则被翻译为：“离开苏州后，我们要介绍这里只有一天路程的另一座城市吴州(Va-giu即吴江州)，这里也同样出产大量的生丝，并有许多商人与手艺人。这地方出产的绸缎质量最优良，行销全省各地。”紧接着这段话，就是本书中文译本第76章，开头说的是“离开了吴州城……到了第三天的晚上，便到达雄伟壮丽的杭州市(Kin-sai)。”

“即吴江州”云云英文版中是没有的，是译者添加的。他们的译文“吴州”和添加的内容“吴江州”不

是源于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因袭之前的译法和说法。他们在译后记中坦诚：“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张星烺、冯承钧、李季的译本及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

早在1935年，冯承钧先生译的《马可·波罗行纪》就出版了。他所根据的原文是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法国人沙海昂(Charignon A.J)的集注本。其中法文词“Vouguy”被译为“吴州”，此外有一条比较长的注解，最关键的是这两句：“据T.W.Kings-mill之说，跟苏州一日程之地，仅有今吴江县治可以当之，此城宋以来即名吴江，元代为一州，则此吴州得为吴江州之省称也。”

陈开俊他们参考并吸收的就是冯译本的成果，只不过“吴江州”从小妾似的注解地位扶正为正文(尽管还是用括号的两扇门把它限制住)。许多译者和学者都沿袭了这个“小妾”的说法。199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翻印了威廉·马司顿的英文译本。权威文史专家杨志玖先生写了长序，肯定地说，马可·波罗“离开苏州，经过吴州(Va-giu)，他书作Vugiu, Wuju, 今江苏吴江区)”。即，他直接把Va-giu翻译为吴州，且等同于吴江。

把Va-giu翻译为吴州，且等同于吴江(吴江州)，可以列举的理由很多，有的似乎还很硬。比如，1.吴江位于苏杭之间，自古乡民们爱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间是吴江”。2.吴江松陵镇离苏州老城为二、三十公里，比较近，无论采取何种交通方式，走一日都能到达；同时，松陵镇离杭州则有一百二、三十公里，相对远得多，所以要走三日才能到达。3.吴江的丝绸文化悠久深厚灿烂，早在唐朝“吴绫”就成为贡品，时至今日，吴江所属的盛泽镇更是被誉为“中国绸都”，是全世界纺织品生产和交易中心之一。4.也许最重要的是：据明代莫旦编著的《吴江志》记载，元朝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吴江县由朝廷改为吴江州(后来吴江的县志如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吴江县志》等都因袭此说)。这一称谓一直持续到元朝的最后，朱元璋登基后当年，即明洪武元年(1369年)，吴江洲才被复改为吴江县。

正是因为吴江被升为了州，所以才能由原先苏州的辖区变成与苏州平起平坐的城市，从而符合马可·波罗标题中的逻辑：苏州和吴州这两个城市是并列或同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所属关系。为了彻底消除读者的误解，请允许我在这里额外说明一下其间的复杂关系。吴江自古以来是苏州(作为省和县之间的地级市)的下属行政区域，两者不是同级关系。笔者以为，我们需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吴江州的级别问题和隶属问题。元朝的地方政权管理体制大致是：行省、路、县、社。元朝还有州或“散州”的设置。吴江州实际上就是“散州”。有不少学者认为，“散州”的行政级别比县高但仍比路低，相当于现在“县级市”。朱江琳《元代“散州”名实考》一文认为，“散州”是州的泛称，“或直隶省部、行省，或隶属于路、散府”。吴江由县变成成州之后，就跟苏州城区(当时叫做“长洲”)同级，并列属于平江路(相当于现在的作为地级市的苏州)。重要的是要区分开作为城区的苏州和作为地区的苏州。其实，马可·波罗的本意并没有那么复杂，即在他的意识里，或许并没有这些行政级别的概念。他只是在描述苏州和吴州这两个城市。要知道，吴江哪怕没有升格为州，只是一个县，其县城也是城啊。他说的苏州，也只是指这个城区，而不是地区。余前帆译本将此处标题译为“苏州城和吴江州城”(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可谓细致周到，能避免误解。

那么，“Va-giu”真的就是吴州，就是“吴江州之省称”吗？答案是：否！因为马可·波罗访问江南的时候，还没有吴江州这个称谓！吴江由县改州是在元朝成宗元贞二年，即1296年。而那时马可·波罗已经在威尼斯了。他于一年前即1295年就回到了威尼斯，离开中国的时间则更早(1292年由泉州港出境)。也就是说，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吴江还是县，还不是吴江州，没有被简称为“吴州”的可能！况且，在正式文献记载中，笔者尚未发现有把吴江州简化为吴州的，即吴江从未曾被称为吴州。

二，Va-giu不是指任何一个吴州

Va-giu不是吴江州之省称，那么可能是指某个吴州吗？要知

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城市被称为吴州呢。

在我们列举辨别这些吴州之前，先通过马可·波罗的有关描述，总结一下“Va-giu”的几个特点。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Va-giu”有以下4个特点。1.与苏州更可能是并列关系，而非所属关系。2.位于苏州和杭州(元朝之前南宋的京师)之间，即在苏州之南、杭州之北。3.离苏州比离杭州更近，前者是旅行一日的距离，后者是三日。4.盛产丝绸产品，而且是品质最好的。5.元朝时叫吴州，或者是当时的官方名称，也有可能以前叫过吴州，虽然官方已经不用，但人们在笔头或口头还沿用。

在古代中国，曾经有过6个地方叫吴州：江苏苏州、江西鄱阳县、江苏扬州、浙江绍兴、江苏泰州和陕西吴堡县。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苏州，虽然在中国的大多数历史时期，苏州都是吴文化的中心，而且曾经多达三次被称为吴州(南朝梁、南朝陈和隋朝时期)；但是，《马可·波罗行纪》这章的标题很明确告诉我们：吴州是跟苏州并列的另一个城，假如吴州指苏州，等于说苏州和苏州，或苏州是苏州，在逻辑上是荒唐的。其次可以排除的是鄱阳县(南朝梁、南朝陈时期曾被称为“吴州”)，因为此地离苏杭比较远，不在苏杭之间。再次可以排除的是扬州、泰州和绍兴，这三个虽然都在江浙，离苏杭不远，但扬州、泰州在苏州以北，绍兴则在杭州以南，也都不在苏杭之间。

以上5个地方在元朝时的称呼都早已不是“吴州”。元朝叫吴州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吴堡县，而且吴堡县被称为吴州的时间恰好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间(即元朝至元年，1291-1295年)；但是，它离苏杭有千里之遥，也很容易排除。

据上所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以上六个吴州都不是马可·波罗所说的Va-giu。

三，Va-giu应该是指“湖州”，在吴方言中“湖州”与“吴州”同音

Va-giu尤其是Vugiu被音译为“吴州”是可以的，但不一定符合中国历史地理的事实；因为还有别的州名的发音也是Vugiu，比如



梧州。当然实际上不可能指这个远在广西的城市。

马可·波罗所写的这个城市的拉丁语系名字，应该是由蒙古语音译而来(他精通蒙古语)，而蒙古语的发音则由吴方言音译而来。经过至少两度音变之后，马可·波罗书中的发音和原先吴方言中的发音可能走了不小的样。比如“Vu”被念做了“Va”。在我们吴方言中，“吴”与“湖”同音，都念作Vu。因此，笔者推断，这里的Vugiu指的不是吴州，而是湖州。

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 the Venetian)有大量注解。其中关于“Va-giu”的注释，大概意思是：在其它版本中，没有提到这个城市。它可能指与苏州隔太湖而望的湖州；更可能指嘉兴，因为嘉兴原名秀州，位于大运河的直线上，而且在苏杭之间的正中间。两者都以发达的商业而闻名。”

的确，湖州和嘉兴作为两个江南地区与苏州并列的地级市，都在运河边上，都有发达的丝绸业，符合前面我们所说的“吴州”的那些特点。那么，哪个更能胜任Va-giu的准确译文呢？

注释者说：Va-giu可能性更大的是秀州，而不是湖州；其理由是秀州在苏杭之间的正中间。但是如果要遵循字面逻辑的话，秀州在苏杭之间的正中间，这一点正好可以拿来否定秀州说。马可·波罗明

确地说，Va-giu离苏州仅一日的路程，而离杭州是三日的路程。更重要的是：秀州的发音只是有点相似于Vugiu，相差很明显，在普通话中如此，在吴方言中更是如此。况且，在元朝时嘉兴的正式名称已经改为嘉兴(路)，而不是秀州；哪怕马可·波罗所记的不是湖州，而是嘉兴，他也不大可能称之为秀州。而湖州就叫湖州(路)。

冯承钧译本的那条长注里还有一句饶有意味的话：“又据Muller本，苏州至杭州须程五日夜。此中间之城市既非松江嘉兴，则只能为邻近太湖之城矣。”可见，沙海昂是否认嘉兴说的，而苏州以南的邻近太湖之城只有吴江和湖州两个。我们既然否定了吴江，湖州就成了真正唯一的首选。

湖州也符合上面所列举的Va-giu的其它特点。比如，湖州位于苏杭之间。再如，自古至今，湖州与苏州基本上都是同级，在元朝，更是如此，湖州路与平江路同属江浙行省。还如，湖州丝绸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碳化的绢片。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这些丝织品的制作年代为距今4700多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并已确定的最早的丝绸织物成品。至唐朝，湖州丝绸业进入鼎盛时期，被列为朝廷贡品。宋元时期，桑树嫁接在湖州已经十分流行，湖桑叶质肥美，成为最优良的桑树品种。这种先进的育桑技术使湖州的丝茧产量和质量大为提高。湖州丝绸在元朝已发展到极高的水平，因此，得到马可·波罗的盛赞：“这地方出产的绸缎质量最优良。”

那么，如何理解T.W.Kings-mill所说：“跟苏州一日程之地，仅有今吴江县治可以当之”呢？即马可·波罗一行离开苏州后走一天能否抵达湖州？或许有人认为不可能。这涉及到交通路线和方式问题。吴江松陵镇离苏州城区只有二、三十公里，因此任何交通方式——哪怕步行都能在一天之内到达。如果乘船，而且走大运河；那么，由于元朝时只有帆船和手摇船，时速只有3至5公里，也确实只能抵达吴江县城。靠这两种方式，

打捞人生缝隙里的“一念”



曹启文

在阅读一个作家作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一个作家的状态，写作时所处的状态。散文家张林华现在的状态，正如他这本书的书名，一生不过一念，进入了一种“通达”的状态。这是一个成熟的作家集人生阅历、生活积累、知识储备、思考沉淀、审美发现融合、综合而成的状态。《一生不过一念》就是作家在这样的状态下所呈现的作品，是耐读的，值得细细品读的。

一是注入深沉情感。一生不过一念，这个念，就是积淀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和情感。这部书中，一篇就是一个念，尤其是回忆往事的几篇文章。同为“60后”，我们有共同的记忆，会产生共情。一座龙窑，尘封的往事，却在作者心中活着。小贾是一个，也是一代人的命运。《从懵到懂四十年》《黑金》等篇章里，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忆旧的面层，而是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行文叙述不紧不慢，细节却是细细密密的，在时光缝隙里打捞曾经的故事，重现生活现场，尽管写法轻松、俏皮，有很多苦中作乐的调侃，但基调是沉郁的、深沉的。

二是贯穿澄明之心。全书分两个章节，一是山水如此淡，一是山河何其重。这个淡，是岁月褪去喧哗之后的澄净，是大江千帆过后的空灵；这个重，倒不是作者自身之重，而是作家对自然、人文和现实生活所怀的敬重之心，以及现实问题的凝重之态。淡也好，重也

莒上漫笔

浣东桥上忆乡音

许金芳

近期，回老家重走浣东桥，坐在老桥石上，笔者的思绪飘回在农村生活的少年时代，夏夜星空下坐在浣东桥上乘风凉，听大人们聊天消遣的情景。那时，村子里还不通电，乡亲们夏夜消暑的方式是在村中心许家祠堂前黄杨树南的浣东桥两边，坐在桥石上，摇着蒲扇，吹着水风，家长里短天高地远地话说“三海经”。

太湖西岸浣港怀抱的一个水乡村庄——下胥自然村，是笔者的出生地，村中连接港南港北有座浣东桥。下胥村村名的由来与春秋楚国大夫伍子胥有关，浣东桥桥名的由来也与伍子胥有关。传说浣纱女在河边洗涤时遇伍子胥逃难，为救伍子胥，她投河自尽，后来在她投河处的东边建了座桥，故名浣东桥。

浣东桥的东侧有副对联：楚水吴江凭利济，浙轮苏马庆安楚。隐意是：这地方春秋末属楚，后又属吴，水系发达，河网密布，物产丰富，人们凭借此桥，两岸利益可以互补。浙江的轮船，江苏的车马庆幸有此桥，巧作安排。桥的西侧又有一副对联：容纲龙泉流冀北，安排雁齿在浣东。含义是：长兴竹木、农副产品通过船运，经太湖、运河运往北方；这座石桥桥阶安排得非常美观，犹如天上整齐飞翔的雁阵。有了这座桥，两岸行人、货物运输就十分便利了。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许家祠堂里办村小，笔者曾在祠堂读小学，穿村的浣纱溪从祠堂门前而过，溪上的浣东桥是座石拱桥，南堍有块青石碑，记载着1913年冬月重建时乡民的捐赠碑文。远望如虹卧波，气势非凡，为村里的标志性建筑。

地处村中心的浣东桥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老少无欺，接纳所有人的到来。白天，孩童们在祠堂里读书，在桥上，在黄杨树下追逐嬉戏，浣东桥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乐园。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电子玩具，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就是爬树玩水、彩蝶蜻蜓、蛙鸣蝉鸣、鱼虾泥鳅，在浣东桥上编演五彩斑斓的童趣。夜晚，成年人总是要抽空到桥头相

罢，都需要抱有澄明之心，去观照，去发现，去提炼。所以，这部书里，弥漫着哲学的气息，散发着思辨的火花，印记着作家咀嚼生活后的况味。书里引用了不少名人的句子，也有作者自己的题记，这些句子好像是一小勺盐，融化在文章之中，渗透在字里行间，使作品具有了思想的分量。

三是发现生活乐趣。张林华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人，具有文人的才情和格调。他细腻，善于观察，敏于发现，总是能在寻常日子里挑出有趣的瞬间，能在南来北往的朋友交往中记住有辨识度的细节，能在绿水青山中锁定云踪鸿影。同时他又幽默，低调的幽默，由幽默而生发机趣。要做到这些，自己要保持一个赤子之心，自身是一个有趣味的人。生活之“梗”无处不在，就看你怎么去随手拈来，融会贯通，恰好表达。这就需要智慧，也需要平时的积累和储备。张林华做到了。

这三点是这部书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我可有点不满足。《龙窑》《从懵到懂四十年》《黑金》等这几篇文章，已经营造起小说的年代氛围，酝酿了要讲故事的冲动，搭建起了中短篇小说的雏形。这时候，如果以另外的样式延续发展，可能就是另一方景观。散文的样式看上去很自由，写啥都可以，可长可短，其实它是不自由的，它不能虚构，不能随心所欲。而真正的艺术真实，是要启用发挥虚构这一工具的作用。一个特定的年代，一个特定的场域和生活场景，几个性格各异而情感交织的人物，由一个特定的行为和性格逻辑所引发人物命运，这些气息、元素，都已经盘绕萦绕在作家心底里好长时间了，只要把这些重新加以组合，细细密密地加以叙述，就是一篇很有年代感又可以赋予生命之轻之重的小说文本。当然，我在这里无意比较小说和散文两个不同文学样式的优劣长短，只是希望作家的“人生之念”能够得以为更为宽阔或多维度的文学表达。

(曹启文，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见，桥面的石阶成了乡亲们坐着聚会的“百姓议事所”。特别是夏天，每天夜晚，夜幕像一块缓缓落下的帷布，星星在天穹眨起了眼睛，浣东桥将乡亲们温柔地收纳。月亮出来了，溪水在桥下流淌，银辉漏下斑驳光影，河面上波光闪闪，大家坐着消暑乘凉拉起家常，说说自家的地，聊聊人家的苗，互通耳闻目睹的新鲜事，浣东桥是乡亲们说丰收话桑麻，乘凉聚会的好地方。人们谈论着年景、蚕桑的收成、稻谷的好坏、家长里短和越来越好的日子，浣东桥不知道听过多少这样的乡音，演绎了多少个美丽的乡村故事。

《田螺姑娘》《大毛细毛斗》《东南风吹来紫英英》《草头郎中》等，许多半个世纪过去了还能口述的乡村野话和离奇传说，我都是从浣东桥上听来的。我还记得在桥上经常听说讲故事的陶先生的笑容笑貌，陶先生是村上章家的上门女婿，那时正值盛年，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他受村人之邀说书时身穿咖啡色长衫，手拿油纸扇作道具，摇头晃脑，指手画脚，嘻笑怒骂，表情夸张。每当手里的油纸扇“啪”一下拉开，就时而扮男，时而装女，用土话开说，音调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男声女调，悦耳动听。那句“张飞长板桥上一声吼，吓退曹兵三千”余音犹袅袅在耳，现在我还能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的动人故事我最先就是听陶先生生在浣东桥所说的。

夜深了，繁星在夜幕中闪烁，月亮高挂天空，劳作了一天坐在桥上乘凉的人们打起了瞌睡，进入了休闲状态。吹来的风，带着稼穡的香味，野菽的芬芳，浪花的清凉，把暑气消散。此刻，大家都放松下来，有才艺的青年开始展示才艺。仲哥的笛声，坤叔的二胡声以及金凤姑娘的歌声，总能赢得阵阵叫好声，夏晚的浣东桥成了人们寻欢作乐的海洋。

时事变迁，祠堂早已拆除，浣东桥上长满了杂草野芳，已完成了“浙轮苏马庆安楚”的历史，桥东边又建了座可通汽车的平桥，2010年被列为长兴县文物保护单位。乡亲们夏夜纳凉的方式也早已改为居家空调风扇，也不再齐聚浣东桥，然而少年时星空下的那份欢乐惬意，一直令我的回忆充满温暖。